

今后的国民党

(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)

陈公博

今日中国国民革命，因着革命中间的种种矛盾，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时期，更由危险而入于几乎中断；中国国民党因着四周环境的种种压迫，也已经到了一个最摇动的时期，更由摇动而入于几乎溃散。可是我们要明白这种革命的中断和党的溃散，中间虽有种种内因的构成，其实大半还基于种种外因的迫胁。我们为要指出今日我们的出路，先要分析支配世界，支配中国，和支配本党的反动力。

(一) 世界的形势

自工业革命和取得东方殖民地以后，世界霸权早握于欧洲的英国手里。中间虽经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，岌岌动摇，但自德国战败以后，英国也就回复了支配世界的地位。可是我们仔细去观察，欧战期间英国的动摇，不是英国单独的问题，实是资本主义全部的问题。欧战以后英国的复苏，也不是英国单独的问题，还是资本主义全部的问题。我们要问一问英国自从自由党亚士葵甫和莱德乔治秉政以来，中间更经一度麦当奴的所谓劳动内阁，为什么还会产生一个极端

保守党的鲍尔特温内阁？因为不如此，资本主义就会马上崩溃。要维持欧洲——不但止英国——的现状，非重新恢复资本主义的势力不可能，要恢复资本主义的势力，非拥出一个极端向后退的保守党不可能。这种极端向后退的要求，固然非温和独立劳动党所能代表，也非修正资本主义的自由党可以代表。所以鲍尔特温的内阁不止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单独要求，也就是欧洲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要求。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生存，不得不产生一个鲍尔特温的内阁，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生存，不得不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接受鲍尔特温的纲领。现在就表面批评的人们都说：领导欧洲反动势力的要算莫索林尼，领导世界资本主义的要算美国。但是：

（一）意大利 意大利有什么力量？由意大利产生出来的莫索林尼更有什么力量？意大利本身没有铁和煤，根本不能成一个近代的国家。在欧洲社会摇动最甚之时，意大利革命的空气最高涨，在欧洲社会稍为稳定之时，意大利反动的空气也最紧张。所以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仅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附庸。社会基础，非常薄弱。所谓法西斯蒂完全受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，并且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副产品。

（二）美国 美国自欧战停止以后，其国富虽超出英国二百三十二亿万元，但是美国并没有英国广大的殖民地，支配世界的长历史。第一，国际联盟完全为英国所操纵，美国本没有参加，纵使参加，美国的一票终敌不过英国的六票。第二，华盛顿会议虽经哈定和休士惨淡经营，除五五三海军比率以外，实填不了巴黎和会的重大

失败。所以美国至今还直接间接的受了英国的支配，并只是欧洲资本主义一个外延。

从上段说话观察，我们自然不是说英国势力可以完全支配世界，不过英国的背景决然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背景，不是三岛合众王国一个单独背景。鲍尔特温的基础决然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，不是财政资本保守党一个单独基础。我们看法西斯蒂的产生，就知道资本主义已在崩溃中挣扎，不惜舍去历来形式平民政治的制度，主张蛮力的独裁。我们看美国的发展，就知道资本主义重复得到稳定，浸且由巩固而入于第二期中兴时代。

欧洲大战完全为反动势力冲突所酿成，何以欧战以后世界重复为反动势力所支配？我们分析这种原因，不外是：社会缺乏新制度的准备，和殖民地缺乏革命力的养成。在欧战以后，虽然产生一个俄国的苏维埃，但这种制度，我们从客观去观察，是俄国在沙尔底下一个政治的反应，确不是一个经济的真正要求。移之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欧洲，如果不是另采一个方式，恐怕还不能唤做一个新制度。至帝国主义下的各殖民地，平日就没有很坚强的革命组织，在欧战当时更被帝国主义许可的民族自决，殖民地自治的种种哄诱，袖手坐待解放之完成。及至欧战终期，资本主义复归稳定，除以全力镇压革命势力之外，资本主义更没有其他可走之路了。

巴黎和会的反动，在唯心派的观察，无不痛骂帝国主义的毁弃信义，紊乱和平；但在历史派的观察，并不是很希奇的一件事。巴黎和会实在是法国革命后的维也纳神圣同盟，实在还不过是资本主义后段的开幕，继续着鲍尔特温握有英国的政权，朴荫开雷便占了法国的内阁，甚至战败的德国也

不得不以兴登堡作总统，掌有东方霸权的日本，在桂太郎大隈重信既死之后，更非田中不能组阁了。

大凡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，断不会均衡，不是革命力量消，就是反革命力量长。欧洲资本主义的复辟，第一步当然为稳定欧洲的金融，第二步当然为恢复欧洲的生产力，第三步当然为镇压各殖民地的革命力。世界都在反动势力高压之下，我们在各国只见各地的复辟党保守党重握政权，中欧各小国的军阀武力专政；在殖民只见法国远征摩洛哥，意大利经营北非洲，美国侵略尼加拉瓜，英国压迫埃及，印度，和其他的殖民地。中国的国民革命刚刚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复辟的狂潮，失败是我们意中的事，也是历史上应有的例。

（二）中国的形势

我常说中国国民革命的危机，由于对帝国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的矛盾，而这种矛盾的原因，完全由于革命力量不能抵抗反动力量而来。我们分析支配中国的反动力，有以下的三种：

（一）帝国主义 我在北伐以前，曾经详细分析帝国主义的现状。在欧战以前，能够支配中国的是英日德俄法五国。英国划长江及中国南部和西藏为它的势力范围，日本划东三省为它的势力范围，德国划山东为它的势力范围，俄国划内外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，法国划两广为它的势力范围。在欧战以后，这种势力范围一破而成为英日美支配中国的局面。惟是美国的帝国主义不过刚在成熟时期，在中国还没有很远的历史，每年除了二百七十亿万元对华输入的贸易以外，中国的自由独立，还与它没有直接利害上的冲突。独是英国和日本的形势就大不相

同，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能够成功，在英国至少危及长江和中国南部的租借地和租界，更进而摇动南洋群岛和印度的英帝国主义大本营，在日本至少危及山东和东三省的利益，更进而牵及高丽的速度独立。所以在宣传上向国际宣布国民党赤化，更掀拾南京事件引起各国对英的同情，在行动上更联合向华出兵，企图压服中国国民革命的运动。并且去年出兵计划，在南部打算占领广九路线以达广州，在中部打算占领沪宁路线以达南京，在北部打算占领天津以达北京，这种直接行动虽因种种关系没有完成，而中国完全支配于复辟的和极端往后退的帝国主义是一件事实，而中国国民革命在这种反动力高压底下而受一个挫折也是一件事实。

- (二) 第三国际 列宁临逝世时候，本遗下两大政纲，一个是联合被压迫民族，一个是妥洽帝国主义。前一个纲领是要扩大革命的力量，后一个纲领是要稳固俄国的基础。可是第三国际最大的谬误，只想扩大共产党的势力，而放弃元祖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立场。一方承认中国的国民革命，一方面更要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。工人不足为共产党的部队，更进一步而利用农民；农民不足为共产党的部队，更进一步而利用土匪。我曾看过一本关于红枪会的报告，共产党竟想以红枪会的势力，作北方无产阶级的基础斗争。我也看过关于蒙古的重要报告，说蒙人现还在游牧时代，无土地私有思想，的确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。红枪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表现？共产主义是不是建筑于游牧社会？第三国际今日殆已放弃所谓“物观”，而采取旧日俄皇的帝国政策。我

们再看海陆丰和湖南南部的苏维埃，除了暴动以外，更无所谓政策。南昌贺叶的叛变和广州共产党的暴动，更无处不暴露第三国际企图覆没中国国民革命的阴谋，无处不暴露仅为第三国际扩大势力而暴动的计划。而且莫斯科还是进行日俄德的三角同盟，牺牲高丽的独立和中国的利益，来博取外蒙的夺取。这是别一个支配中国的反动势力，但与帝国主义之妨害国民革命则无异致。

(三) 封建势力 脱离皇政尚不满十七年而且在于小农作的中国，无处不弥漫封建的势力。在社会的表现则为劣绅土豪，在政治的表现则为官僚军阀。在一般困苦民众固压迫于封建势力之下，无以自存，就是都市的新兴资产阶级也被压于封建势力之下，要起来反抗。张作霖等军阀的背景，虽然是资产阶级，但决然不是新资产阶级。新的资产阶级虽然是偶然因利益上的关系，与军阀妥协，然根本因背景的关系，终不一致。我们时时看见北方军阀压迫中国的银行团，北方商人时时都表现有抗税的举动，这都表示封建势力不独与困苦的民众不相容，就是与新兴资产阶级也不相容。而且自袁世凯传下来的北洋军阀统治北方经已十七年，我们只见着金融的恐慌，和生产的低降；我们总看不见财政的稳定，和工商业的发展，这都是暴露支配中国的是封建势力，而不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势力。不过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今日还脱不了帝国主义的支配，没有革命的力量，也没有革命的决心。因为没有革命的力量，故惧怕革命；没有革命的决心，故时时和军阀妥协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他们接受袁世凯的纲领，民五以后又接受北洋系的纲领。然而

明显的或暗昧的他们依然表现反抗封建的势力，但同时更明显的或暗昧的妥洽封建的势力。这是为什么我常批评资产阶级很难革命，也是为什么中国今日依然还被封建势力所支配。

以上三个反动的势力，英日协调领导着帝国主义，第三国际领导着流氓和土匪，张作霖等军阀领导着封建势力，三个背景虽然不同，可是反对并且要消灭国民革命则一。其余各党各派不过受这三个势力直接的和间接的指挥，及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接受其纲领向国民党进攻罢了。

（三）本党的形势

集合各阶级的革命力量以实行国民革命，是国民党的特质，同时调和各阶级的利益以完成国民革命，也是国民党最困难而最大的任务。每遇一次危机，集合的力量便跟着危机或合或离，每遇着一次动摇，党便分裂而须经一个较长时间始能统一。国民党的工作，就它的纲领来说，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，民权主义和封建势力斗争，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。惟是到了现在，因着帝国主义的压迫，民族主义低降了；因封建势力的反攻，民权主义湮灭了；因资本主义的胁持，民生主义埋没了。中国薄弱的力量挡不住世界复辟资本主义的高潮，中国薄弱的力量更做不得国民党的背景，于是党便摇动，由摇动而分裂，更由分裂而破碎。就抽象方面说，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精神。就具体来说，形成了左倾右倾腐倾恶倾四派。什么是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，我用不着费词，谁领导左倾右倾腐倾恶倾，我也不必详说并不忍说。

要之，党的破碎，并不全在内因的构成，至少十分之八

属于外因的压迫。假使没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第三国际的捣乱，至少不会形成汉宁的分立。假使没有帝国主义的煽诱和封建势力的反攻，至少不会产生特别委员会。现在党内干部已破裂至无复可以自存，现在局势除敷衍直至毫无办法。干部破裂，即党已失指导的功能，敷衍局势一成，中央已失其统驭之力。革命党而至失其领导，革命党而至只有敷衍，慨叹之外，更有何说！

就党方面来说，支离不可名言。名省党部皆附丽于一个军事的集团，而各县的党部又皆以个人为系统。中央党部虽曾下过无数次的训令禁止小团体的组织，而事实上这种团体还是层出不穷。不过这种小团体，很少能够独立生存。有军事背景的，以军事作他们的出发点，没有军事背景的，则日日奔竞求取军事为附着点。党至今日，中央陷于飘摇的局面，而各个党员都由悲观绝望各个只顾个人的生存，不遑顾及党的生存。或者以个人主义为结合，或者以地方主义为结合，一言以蔽之，这种结合都以目前的利害为结合，并非根据于党的主义和政策而结合。

就政治方面来说，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已无从实施，更谈不到党的主义不主义。我们试问一问那一省的政治是诚意接受中央的命令？那一省的财政可以无条件的受中央的支配？现在各省的大部分目中久无中央，较好的形式上还有交换的文书，等而下之无事不与中央作极端的反抗。在某种条件之下，我们固也不十分反对“分治合作”的主张，然而今日的情况，恰成“分割冲突”而不是“分治合作”。

就军事来说，与辛亥革命以后的覆辙，如出一途。各省的军事扩张，各随个人的自由；中央固然不能干预，并且也

没有统计。“党指挥军队”一句话，已成了空悬的理想。北伐以前，广东虽是暂安之局，然而党部的权威，军队的整饬，的确可以代表革命的精神。今日回思，真有“于斯为盛”之感。

以上粗糙的分析，和现象的说明，虽然由于离心力强于向心力所构成，实在还是在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外因，和封建势力爆发的内因。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罢，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，我们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罢，然而抗不过帝国主义的压迫。徘徊瞻顾，各路不通。左倾的同志们惟有慨叹，忧虑，消极迫而被排于奋斗的战线；右倾的同志们只有将一切责任诿之于他们所谓“准共产党”，极力排挤；腐倾的同志们实行其个人的“混混主义”，跼于几个军事均势之上，兀臬求保目前的苟安；恶倾的同志们只有割据一个地方，希冀各张其私人势力，逐渐火并其他的行省。

目前这个形势，就是这样混乱，糅杂，牵扯，纵横一个局面。在我们相信客观事实的，决不诟及某一个的个人，但是我们听其因循下去，必足惹起党的倾亡，和连绵不断的内战。纵使主观上容忍，退让，敷衍，但客观上终会猜忌，冲突，战争的。

（四） 党的要求

国民党有三民主义，有对内对外政纲，我所谓党的要求，即是怎么样才可以使三民主义和对内对外政纲得一个实现的途径。过去因共产党背叛国民革命，因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矛盾，至使党动摇而破碎不完。目前我们要继续树国民党的基础，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，对于党的要求有两种。

A党的统一

党的统一，不止是党员的要求，简直是整个国民革命的要求。但我们要统一，除了改组以外，似乎没有其他道路可走。我为什么要主张党的改组？在《贡献》二卷五期，我批评第三党之后，曾发表我的主张：

“今日中国国民党是否仍合一个革命党的条件，这倒是一切忠实同志所应讨论的一件事。去年九月我刚离武汉之时，曾一度提出党的彻底改造，及至十月在预备提案的当时，再度提出党的底彻改造。换言之，就是国民党到了今日，自十三年至今还没有检阅过的本党，实在有改组之必要。……”

“……我的主张，简括言之，就因党已充满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，党的组织，早已等于无有。目前党的分界，在地方最低限度形成五个地方的集团，在个人可以说化为无数的小团体。在每个集团之下，中央党部简直不能过问，党部只有随地方军事行动为转移。在每个小团体之内，个人意见分歧至于不可名状，人与人的冲突竟无法使之统一。照着这样分割，我们不必谈三民主义，就是党的生存，也缺乏了必要条件。”

“我以为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的建设，应得注意两件事，第一是建设国家资本，第二是泯除不平阶级。可是这两件事的发动机完全在于“党的专政”。像今日破碎支离的局面，党的专政，无法实行。从最好方面去观察，至多仅足做成民主主义的国家，断不能做成民生主义的国家。从坏的方面去观察，必做成割据地方的军阀，更做成连绵不断的内战，……我们为要实行民生主义作最后的鹄的，所以主张

党的专政；为主张党的专政，所以要健全中国国民党的组织；为要健全中国国民党的组织，所以要扫去破坏本党的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，主张党的改组。”

党的改组固是一般党员所要求，但改组的时期在今日尚似过早。据我观察，在最近的将来，政治恐怕更会腐倾。到了腐倾极度之时，党的改组必将实现，要继续革命的同志们，准备着工作罢！

B党的扩大

所谓党的扩大，决不是无条件吸收党员。就国民党员的数量来说，较之全国人口总比例，已达四千份之一；但就质量来说，实在不应占这么大的数目。我所谓党的扩大，决不是国内的扩大，而是国际的扩大。

十三年本党改组的精神，一面含唤起本国的民众，一面含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。联俄政策虽然是当时一种政策，平情回溯，的确是当日一种精神。不过当日的同志们单侧重于联俄，忘却其他以平等待我——更有较我更弱小的民族。国共虽然分裂，而联俄政策，许多同志还很瞻顾徘徊。使无共产党去年广州的暴动，对俄恐怕至今尚没有断绝关系。然而就对俄一个问题而论，我相信很多反共的同志，都感受精神的犹疑。一种感觉以为共虽可反，俄则不可不联；又一种的感觉以为对俄虽可绝交，但世界革命怎样才可以实现？

但我们要知中国国民革命固有它的立场，就是东方民族革命也有它的立场。我分析客观的事实，始终以为不独中国革命不能受第三国际的支配，就是整个的东方民族革命也不能受第三国际的支配。我在去年四月已预测国共之必将分

离，而且事实已证明第三国际之必将障碍中国革命。我曾计划“东方国际”——或可唤做第四国际的设置。我曾提出在中央党部先行设置东方部，但被鲍罗廷“等莱意来再组织罢”一句话轻轻搁起了。我曾提议开一个东方民族会议，但也被他“本年已在加尔卡它开过了”一句话打消了。但是我们的同志决不忘记，领导东方民族是国民党一个重大使命，如果建设不起“东方国际”，必将中国革命屏除于世界革命之外，中国革命必将仍受第三国际的陵夷，而且三民主义必将为共产党的暴动所妨害和破坏的。忠实的同志们决不要忘记总理的遗嘱，并即勇敢地起来建设东方的国际。

（五）民众运动的要求

关于民众运动，我从前曾批评过，只有看民众运动，而没有试过真正民众运动。现在更因共产党的暴动，害怕群众运动，更进而停止民众运动。但我们要知道共产党是一件事，民众运动又是一件事。如果共产党真可领导民众，国民党早已消灭，那里更有今日的几微组织？其次我们要知道民众运动是革命的要求，从前满洲政府何尝不想民众不运动，但民众毕竟起来了；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何尝要民众运动，但民众终于革命了。今日民众运动已消沉到极度，但是我们不要误认民众本身不运动，实在民众正在苦闷，失望，而蕴酿反抗；所以我们的要求是：

A 恢复民众组织

党建筑在什么上面？党是建筑在民众上面。我们今日仔细观察，民众对于本党早就生了怀疑。其怀疑的原因一半由于革命期间种种的矛盾，群众不能深刻的了解，一半由于本党政策未能一贯，往往不能使群众得到相当的要求。譬如说

反抗帝国主义，因为社会和本党没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准备工作，无处不暴露受帝国主义的威吓而退却的事实，于是民众便趋向于妥协，更怀疑本党不能作积极反帝的实行。譬如因北伐军事的重要，使人民的负担不特不能减轻，更要加重，于是民众便陷于怨望，更怀疑本党和军阀的政治不会两样。群众既是怀疑，摇动，怨望，则一切运动都颓丧，萎靡，溃崩。所以就今日民众运动来说，不要说党要停止，就是党要进行，恐怕还是振不起。

因着民众的消沉，在最近的将来，必将发生两个不良的趋向。一个是对于国民党的反抗性，一个是消失国民党的革命性。什么是对于国民党的反抗性？民众消沉的结果，实质就是对于本党的不满。语其倾向，一个是腐倾，这是民国二年历史上告诉过我们一个例。一个是恶倾，就是增长各地方的暴动，直接的和间接的打击本党的统治力。大凡革命的过程，有一次热烈的革命，跟着便有强暴的反动。将来腐倾和恶倾，都有同样的趋向，不过就历史的往例观察，腐倾还会多于恶倾，但不论其倾向如何，而反抗国民党则一。什么是消失国民党的革命性？党若无民众的基础，党的要求至低限度不会切合民众的要求。党若离开民众，不论其如何革命，也将消灭其革命性。即使民众心理不至腐倾和恶倾，为党的生存，非急速重新恢复民众的组织，来领导民众不可。所以我们的要求，应速恢复各民众的组织，一面防止民众的心理腐倾和恶倾，一面保持本党的革命性，实现本党的主义和使命。

B重定运动纲领

过去在民众运动中，我们犯了不少的错误，我在《国民

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》，指出不少但是我们只有以“正当”改“错误”，决不能以“错误”改“错误”，尤其不能以“停止”改“错误”。我们的要求：

（1）关于农民运动 应该：

- 甲、继续消灭劣绅土豪的势力，根本铲除封建的思想。
- 乙、极力进行农村的自治，确定下层的民主制度。
- 丙、积极的组织农村的合作事业，企图建设大农作的生产。
- 丁、健全农民协会的组织，不单使其为农民革命的机关，并且使之为生产指导的机关。
- 戊、严切指导农协的行动，必使之成为地方自治的基础，防止其因袭封建的劣绅土豪势力。
- 己、奖励佃农和自耕农的生产力，减少乡村间的无业农民，并促进地方的公共事业。
- 庚、继续执行百分二十五的减租，严禁乡村间的超过规定的高利贷。
- 辛、以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力量，在全资本百分四十以内强迫富农经营地方的水利，电气，和公路事业。

（2）关于工人运动 应该：

- 甲、统一产业和职业的组织，消灭工会的地方主义和行会色彩。
- 乙、建立工会和地方的合作事业，减低工人的生活费。
- 丙、促进工人的红利制，先由国有营业创立，以次推及私人工厂，使工人不致为被掠夺阶级。
- 丁、设立工人艺术补助学校，增进工人的生产知识，以

为建设国家资本的准备。

戊、励行工人强迫保险法，并以国家法人之强迫厂主负担一部分的保险金。

己、置工会完全于党部指导之下，使每个工会都得到党部的直接训练。

庚、检查各工厂的设备和待遇，务使工厂的设备优于工人家庭的设备，减少工人对于工厂的憎恶性。

辛、政府须严切的调查工厂的生产和剩余，使工人于红利以外，得到政府的强迫加薪。

(3) 关于商民运动 应该：

甲、取消总商会和商协会的分界，而使商人得一个整个的组织。

乙、于交通及国外贸易，政府须立即采用专利的政策，画出整资本百分之四十，奖励商人的投资。

丙、关于各地之电气水利，目前应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，但予以一定年度的限制，和预先规定劳资间的权义条件。

丁、每一个地方的经济，在政府指导之下必使商人筹画一个最低度的稳定和发展计划，使商人不至脱离政治的关系，引起其参加革命的兴味。

戊、每一个地方的合作事业，须使商人为部分的参加，使工人和商人的中间，有经济的沟通线，逐渐泯除两阶级的歧点。

己、在有国营实业的地方，对于私人企业的扩大，须立即制限，以免商人成为特殊阶级。因商人如果独成优越的阶级，足以惹起争斗而危及商人本身的生

存。

国民党的本身本建筑于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之上，所以它的使命，第一步是谋三个阶级的协调，第二步是团结三个阶级的革命力，第三步是泯除三个阶级的特性而使之都成社会生产的一员。所以关于民众运动的方案，我们只好抽象提出如此。分析中国客观的事实，和观察我们最近的失败，恐怕在最近的将来，还要对小资产阶级更为再进一步的让步。但我们要知道，中国社会的经济——尤其是农村——已经在那里崩溃。自革命军到达长江和黄河以后，因长期的战争，更加一度的破坏。我们目前要维持革命的力量，头一步先要稳定经济，第二步要发展经济。现在全中国都充满反动的空气，语其实际，不过因社会要求经济的稳定，所以大家都怀疑和厌弃革命。今日中国实在要施行“新经济政策”的时期，可是我们万不要恐怖以为将要走资本主义的路，如果党内负责的同志们稍稍肯计划一下建设国家资本的方法，那么新经济政策不特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，还里增进革命的力量。倘若依然没有计划，犹是做成混乱的局面，等于张作霖的政治，只有等帝国主义处分罢了。

其次对于青年运动，我们决不要忘记学生以外，还有青年。目前谈到青年运动，固然离不了学生，而且还是以学生为基础。不过我们应该指导学生，每一个均能深入农工群众去工作，而且每一个均能照他所学的职业去指导群众，才有效果。否则青年运动的结果，只做成少数的特殊阶级，不独与革命没有利益，并且对革命还有极大的障碍。辛亥革命的覆辙，我们再不可轻易蹈了。又其次对于妇女运动，尤其在北方，我们应该使妇女平稳地占领社会的地位，决不可激越

的掠夺社会的地位。否则在犹是农业时代的中国，其结果只有失败，与不做妇女运动一样罢了。所以我对于妇运的主张，都市运动和农村运动固要异其纲领，就是运动的步骤，也要分作几个时期。增进知识和破除迷信的运动应作为一个时期，婚姻自由和经济平等的运动又应作为一个时期。至于绝对恋爱自由的呼声，恐怕除了几个大都市和极少数的少数人以外，尚非今日客观能够容许作为普遍的运动，我们只有看将来经济变迁的背影，才可以决定的。

（六）政治的要求

国民党固有其对内对外的政纲，然而为着种种的事实，去原定的政纲太远。除了民众利益以外，我们所要求是：

1 外交纲领 在国共未曾破裂以前，不客气的说，中国外交的纲领，大半受了莫斯科纲领的影响。自对俄绝交以后，中国外交沦入孤立的外交。目前最足影响中国的是英美日三国，但分析外交的形势，英国始终对于国民党未曾表示过好感，最近香港政府对于广东也曾试过一度的交欢，但这是香港的政策，而不是伦敦鲍尔特温的政策，是香港勾结本党一两个军人希图助长割据主义，分裂本党的策略，而不是英国本国对于国民党表示好意的外交。美国因为牵于华盛顿会议之后的英美协调，对华政策，始终不肯离英而有所表示。这次宁案解决，对于修改条约的提议，在换文依然间接表示国民政府非有力的政府，简单的拒却，婉转的推辞。至于日本更排斥国内的民意，蔑视国外的友谊，公然一面出兵山东，一面进行日俄德的联合。一言蔽之，英美日的外交至今仍以北京为中心，而未曾丝毫尊重国民党的政府。所以我们的外交，断不能单采妥洽的外交，尤其不能采无纲领的外